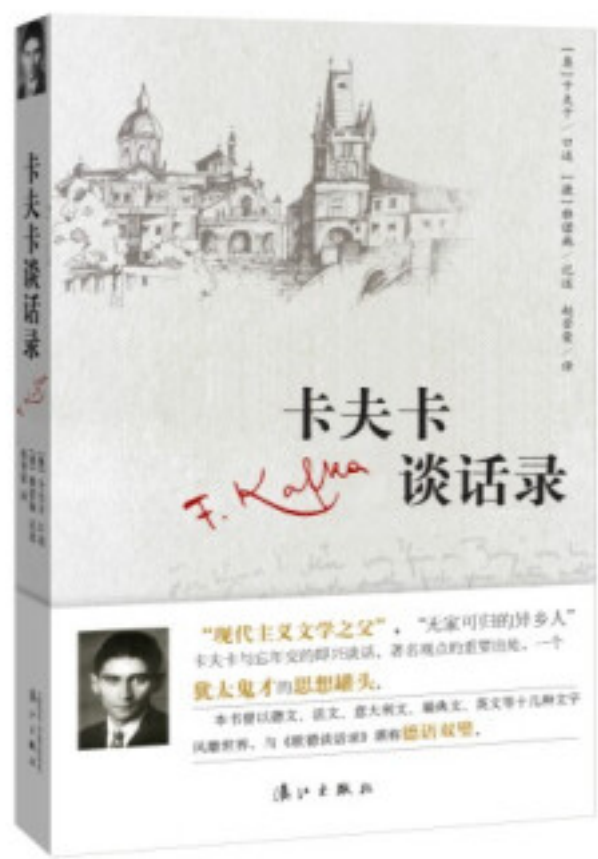


卡夫卡谈话录



[卡夫卡谈话录_下载链接1](#)

著者:赵登荣 译，[奥] 卡夫卡 口述，雅诺施 整理

[卡夫卡谈话录_下载链接1](#)

标签

评论

很有思想的一本书

多读书读好书多读书读好书多读书读好书多读书读好书

和大师对话，可以收到很多启发。

他在谈话录里，向我们袒露心灵，坚强而脆弱。

物流很快，质量不错。

很好很强大，一如既往在京东买买买！服务好，速度快！

大概因心急 总觉得作者废话还是多了些 尽管如此 这依旧是部难得的史料

好好好好好好好

有塑料膜保护.是全新的.无磨损??

不错不错，质量很好，可读性强，性价比高，推荐购买。

闲时读书，收获颇深。

不必多说了吧，能来找这本书的朋友都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质量没问题。

帮朋友代购，没图，应该还不错吧…

很好！很好！很好！很好！

好东西，（我在刷分）好东西，（我在刷分）

卡夫卡的这本谈话录于歌德谈话录并称双壁，名不虚传。

非常好呵呵呵呵呵呵呵呵

好(?▽?)好好好好

喜欢你，读书，更多是我在读你

没什么好说的吧。

好，值得推荐。。。。。。。

中国人 中国网民欢呼

纸质很好，活动价很值了

能深入了解卡夫卡的书

仅供参考。。。

!!!!!!

还可以吧。。。

一直都喜欢卡夫卡，这本书还不错

堪称经典，

书特别棒

商品满意

“富二代”的身不由己和小职员生涯的万般无奈，令表面的卡夫卡之下顽强生长着一个文学的卡夫卡。

书还行

还没看

满意

好

没劲

卡夫卡不愧为卡夫卡。。。谈话录里的卡夫卡与小说日记的卡夫卡截然不同

钱钟书，原名仰先，字哲良，字默存，号槐聚，曾用笔名中书君，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文学研究家。曾为《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翻译小组成员。晚年就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任副院长。书评家夏志清先生认为小说《围城》是“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可能是最伟大的一部”。钱钟书在文学，国故，比较文学，文化批评等领域的成就，推崇者甚至冠以“钱学”。

目录序 上帝的梦 猫灵感 纪念 附录

《写在人生边上》和《人·兽·鬼》重印本序 精彩书摘

家的那天，李太太正请朋友们茶会，来客都想给它起个好听的名字。一个爱慕李太太的诗人说：“在西洋文艺复兴的时候，标准美人要生得黑，我们读莎士比亚和法国七星派诗人的十四行诗，就知道使他们颠倒的都是些黑美人，我个人也觉得黑比白来得神秘，富于含蓄和诱惑。一向中国人喜欢女人皮肤白，那是幼稚的审美观念，好比小孩只爱吃奶，没资格喝咖啡。这只猫又黑又美，不妨借莎士比亚诗里的现成名字，叫它‘Dark lady’，再雅致没有了。”有两个客人听了彼此做个鬼脸，因为这诗人说话明明双关着女主人。李太太自然极高兴，只嫌“Dark Lady”名字太长。她受过美国式的教育，养成一种逢人叫小名以表亲昵的习气，就是见了莎士比亚的面，她也会叫他Bill，何况猫呢？所以她采用诗人的提议，同时来个简称，叫“Darkie”，大家一致叫“妙！”，这猫听许多人学自己的叫声，莫名其妙，也和着叫：“妙！妙！（miaow! miaow!）”没人想到这简称的意义并非“黑美人”，而正是李太太嫌俗的“小黑”。一个大名鼎鼎的老头子，当场一言不发，回家翻了半夜的书，明天清早赶来看李太太，讲诗人的坏话道：“他懂什么！我当时不好意思跟他抬杠，所以忍住没有讲。中国人一向也喜欢黑里俏的美人，就像妲己，古文作‘（黑旦）己’，就是说她又黑又美。（黑旦）己刚是‘Darkie’的音译，并且也译了意思。哈哈！太巧了，太巧了！”这猫仗着女主人的宠爱，专闹乱子，不上一星期，它的外国名字叫滑了口，变为跟Darkie双声叠韵的混名：“淘气”。所以，好像时髦教会学校的学生，这畜生中西名字，一应俱全，而且未死已蒙溢法——混名。它到了李家不足两年，在这两年里，日本霸占了东三省，北平的行政机构改组了一次，非洲亡了一个国，兴了一个帝国，国际联盟暴露真相，只算一场国际联梦或者一群国际联盲。但是李太太并没有换丈夫，淘气还保持着主人的宠爱和自己的顽皮。在这变故反复的世界里，多少人对主义和信仰能有同样的恒心呢？

这是齐颐谷做李建侯试用私人书记的第三天，可是还没瞻仰过那位有名的李太太。要讲这位李太太，我们非得用国语文法家所谓“最上级形容词”不可。在一切有名的太太里，她长相最好看，她为人最风流豪爽，她客厅的陈设最讲究，她请客的次数最多，请客的菜和茶点最精致丰富，她的交友最广。并且，她的丈夫最驯良，最不碍事。假使我们在这些才具之外，更申明她住在战前的北平，你马上获得结论：她是全世界文明顶古的

国家里第一位高雅华贵的太太。因为北平——明清两代的名士像汤若士、谢在杭们所咒诅为最俗、最脏的北京——在战事前几年忽然被公认为全国最文雅、最美丽的城市。甚至无风三尺的北平尘土，也一变而为古色古香，似乎包含着元明清三朝帝国的劫灰，欧美新兴小邦的历史博物院都派学者来装满了瓶子回去陈列。首都南迁以后，北平失掉它一向政治上的作用；同时，像一切无用过时的东西，它变为有历史价值的陈设品。

…… 查看全部 前言/序言

我谨以眷属的身份，向读者说说钱锺书对《钱锺书集》的态度。因为他在病中，不能自己写序。

他不愿意出《全集》，认为自己的作品不值得全部收集。他也不愿意出《选集》，压根儿不愿意出《集》，因为他的作品各式各样，糅合不到一起。作品——出版就行了，何必再多事出什么《集》。

但从事出版的同志们从读者需求出发，提出了不同意见，大致可归纳为三点。（一）钱锺书的作品，由他点滴授权，在台湾已出了《作品集》。咱们大陆上倒不让出？（二）

《谈艺录》、《管锥编》出版后，他曾再三修改，大量增删。出版者为了印刷的方便，《谈艺录》再版时把《补遗》和《补订》附在卷末，《管锥编》的《增订》是另册出版的。读者阅读不便。出《集》重排，可把《补遗》、《补订》和《增订》的段落，一一纳入原文，读者就可以一口气读个完整。（三）尽管自己不出《集》，难保旁人不侵权擅自出《集》。

钱锺书觉得说来也有道理，终于同意出《钱锺书集》。随后他因病住医院，出《钱锺书集》的事就由三联书店和诸位友好协力担任。我是代他和书店并各友好联络的人

以下是卡夫卡致父亲的信的片断：最亲爱的父亲：

最近您问起过我，为什么我说畏惧您。

在您看来，事情仿佛是这样的：您一辈子含辛茹苦，为儿女，尤其为我牺牲了一切，我才得以过着“奢侈放纵”的生活。您要求我们对您至少态度亲近点，而我却从来就躲着您，埋头书本，与癫狂的朋友交往，我从来没有跟您推心置腹的谈过话。

但我不是说，单单由于受了您的影响我才变成今天这个样子，这样说未免太夸大了。我有您这样的人做朋友、做上司、做叔父、甚至做岳父，我会感到很幸运的。可是您偏偏是我的父亲，而就我而言，您做父亲太坚强有力了。特别是我的兄弟们幼年夭折，于是我一个人就首当其冲。而我又太虚弱，大有不堪消受之感。

最初那几年中，只有一件事我至今还记忆犹新。有一天夜里我呜呜咽咽，吵着要喝水，当然并非真的口渴，多半是为了恼气，您声色俱厉，几番呵斥未能奏效之后，您就将我从被窝里拽出来，挟到阳台上，关了房门让我一个人穿着背心在那儿站了很久。我不想说这样做不对，当时要保持安静也许确实没有别的办法，可是我的心灵却因此带上创伤。我的父亲，那最高的权威，他几乎毫无道理地走来，半夜三更将我从床上揪起来，挟到阳台上，他视我如同草芥。在那以后好几年，我一想到这，内心揪受着痛苦地折磨。在譬如在36岁时，我宣布了我的最近一次结婚计划之后，您这样对我说：“多半她穿了一件什么迷人的衬衫，布拉格的女人就会来这一套，你当然就一见钟情，立刻要和她结婚。我不明白你，你是个成年人了，你在都市里，可你却什么能耐也没有，只会找个女人马上和她结婚。你要是害怕，我亲自陪你去好了。”您拿话羞我，没有比这更厉害的了。当您20年前用类似的态度对我说话时，人们还能看到您对早熟的都市少年的一丝尊重。而今天，您对我的这种顾惜只会加强您对我的蔑视，您觉得我没有增长任何经验。我写的书都与您有关，我在书里无非是倾诉了我当着你的面无法倾诉的话。

以上这些反驳毕竟是出自我的笔下，但是这一反驳也等于是做了修正，这是一种我既不能也不愿意详细阐述的修正。我认为，经过这一修正，我们取得了某些接近真理的东西，以至我们会稍感安慰，使我们的生存和死亡变得更容易一些。弗兰茨 1919年11月

当雅努什自己的父母也吵得不可开交，日日打架动手时，卡夫卡说：“是的，正是这时您要表现出爱。您要用您的平静、您的宽容和耐心，一句话，用您的爱唤醒您父母身上忆经处于消亡中的东西。不管他们怎么打，怎么不公，您都要爱他们，重新引令他们恢复公正，恢复自尊。”

有一次雅努什走进卡夫卡博士的办公室时，他正在清理办公桌。桌子的右边放着高高的

一堆书籍、杂志和公文，旧子边放一把为来方客人预备的椅子。卡夫卡博士隔着书堆向他示意。“我从我的纸牢里向您致意。”“我是不是打搅您了？”

“哪里，一点不碍事，请坐。”

雅努什说：“这真是公文之林了，您完全被它埋住看不见了。”

卡夫卡博士哈哈笑了一声，然后说：“那就一切都妥贴了。写下来的东西照亮了世界，而让写作者消失在黑暗中。好，不说它了！”

多有尊严的一句话！他说他的文字照亮了这个世界，但我想不会是以强烈的光芒，而是黑暗中的微弱的光，但恰恰是这一星微光，却使在黑暗中行走的人们重新获得了温暖的力量。

他无数次说，他的文字不过是展现他所有人性弱点的记录，决不能让它们公诸于世，应该烧掉、毁掉，“决不允许用自己的绝望去恶化病人的状况”——一种极度压抑的环境反而造成了他对人世无限的责任感，这种责任感无疑也来自他的宗教。以他如此的天才创作出来的高度艺术性的文学作品，他却依然要毁掉它们，而不是像目下那些庸才那样写得一点点拙劣的文字便自我膨胀而求发表。

我不是很赞同《被背叛的遗嘱》里米兰·昆德拉对卡夫卡的理解，他觉得卡夫卡最值得称道的是文字创造的奇妙感，以及诗性的想像力。米兰·昆德拉是难以体会卡夫卡式的境遇的，他虽处在东欧巨变的乱世，但是大概没有经历过深及内心的压抑吧，他是自信而大言不惭的，当然才华也还是有的。那么，他对卡夫卡的欣赏当然只能从技巧的层面和想像力的层面，而无法从人性和社会层面。

在参观“雪中圣玛利亚”教堂时，雅努什说起这个教堂的由来是缘于一个梦。卡夫卡说：“奇迹与暴力只是无信仰的两极。人们消极地期待出现指路福音，为此耗尽了他的精力。而福音永远不会到来，因为恰恰由于期待太高，我们把福音拒之于门外；或者人们急不可耐地抛弃一切期待，在罪恶的杀戮中度过他的一生。两者都是错误的。”

“那么怎样做才是对的？”

“这才是对的，”卡夫卡不假思索地说，一边指了指门品附过跪在一个小祭坛前的一位老年妇妇女。“祈祷。”

[卡夫卡谈话录_下载链接1](#)

书评

[卡夫卡谈话录_下载链接1](#)